

ZHONG GUO JIN DAI SHI TONG J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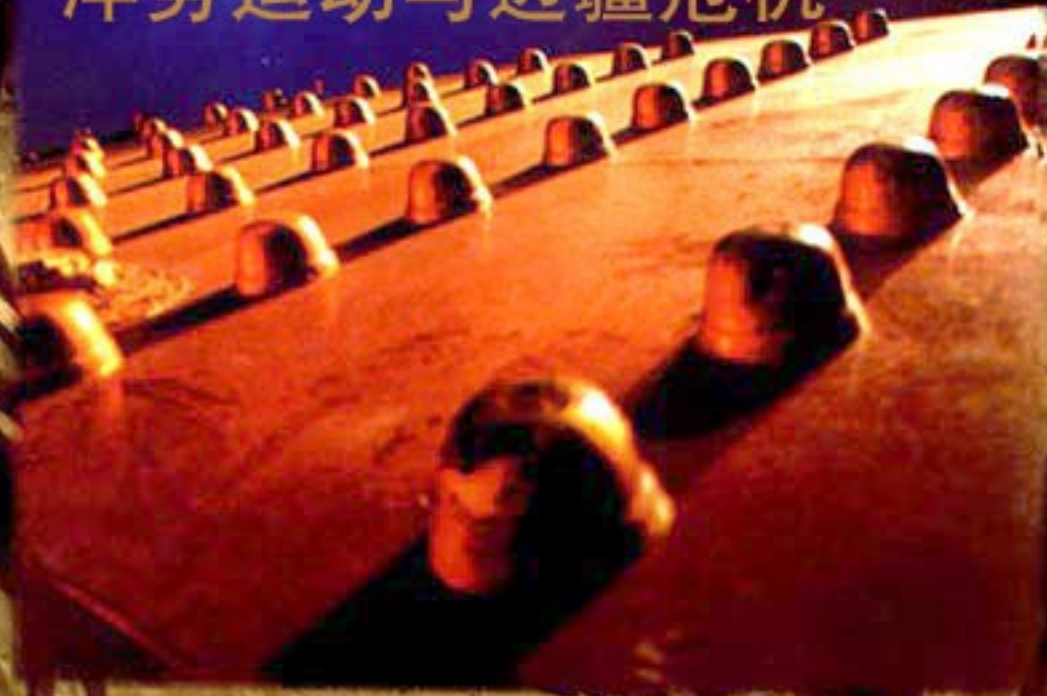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史通鉴

1840—1949

主编 戴逸

第三卷
下

洋务运动与边疆危机



中国近代史通鉴

吴士英 主编

洋务运动
与
边疆危机
下册

目 录

五、甲午战争·····	(1)
甲午战事纪·····	池仲佑 (1)
《中东战纪本末》述朝鲜乙未之变·····	蔡尔康 (15)
中东战纪本末 (选录)·····	蔡尔康 (33)
东方兵事纪略·····	姚锡光 (47)
东征日记 (节选)·····	聂士成等 (150)
丰岛海战·····	(168)
牙山之役·····	(174)
平壤之役 (选录)·····	(185)
日舰击沉高升号实况文件三种·····	孙瑞芹 (203)
中日海战史料·····	归与辑 (214)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 (选录)·····	(234)
日清海战史·····	三浅野正恭 (243)
英兵部蒲雷东方观战纪实 (节录)·····	蔡尔康 (261)
日清战役·····	(296)
陈兆锵所记中日战役情形·····	(317)

牛刘马三道会陈海军覆亡稟·····	(320)
向野坚一从军日记····· 吕林岫	(324)
在龙旗下(节译)····· 詹姆斯·艾伦等	(383)
甲午战时辽居忆录(节选)····· 司督阁等	(406)
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 李鼎芳译	(429)
山东半岛之役(选录)·····	(436)
日人续记威海卫海战·····	(475)
丁汝昌宁死不降····· 孙吉香	(494)
科士达日记(节选)····· 张振 ^男	(497)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 林树惠	(514)
战事发生前后赫德等人的活动·····	(539)
《申报》关于中日战争的报道(节选)·····	(585)
客韩笔记(选录)····· 许演辉	(588)
马关条约(节录)·····	(607)
邱逢甲谋保台湾·····	(613)
徐骧传(节录)····· 江山渊	(615)
丘逢甲传····· 江山渊	(621)
刘永福今生自述·····	(630)
台湾抗战日方资料····· 陈信德	(636)
《日清战争实记》中关于日军犯台的一组资料·····	(706)
六、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 ·····	(802)
刺马详情·····	(802)
记我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 杨 浚	(805)
震动朝野的杨乃武奇案····· 金 斤	(829)

杨乃武被诬杀人案·····	(835)
书杨乃武狱·····	(837)
京剧名演员受冤惨遭毒刑·····	(839)
意外总兵·····	(843)
绍兴奇案·····	(844)
贞度门失火案 ····· 李鹏年	(847)
段广清之折狱·····	(855)
道学贪诈二则·····	(856)
创办《申报》的用意及经营方针·····	(860)
慈禧私厨西膳房 ····· 舒 拉	(863)
太监谈慈禧 ····· 耿进喜谈 朱季 ^黄 记	(867)
慈禧侈纵·····	(877)
满员贪鄙·····	(879)
颐和园演戏·····	(882)
京师宴会恶习·····	(883)
京师宴会八不堪·····	(884)
满人宴会·····	(885)
蒙人宴会带福还家·····	(885)
藏人宴会·····	(886)
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 ····· 恽宝惠	(886)
午门护军殴打太监案 ····· 刘桂林	(894)
瑞安孙氏规约数种 ····· 张宪文整理	(900)
中国通讯 (1866—1867) —— 亨利·絮贝尔旅华散记 ····· 亨利·絮贝尔	(923)

五、甲午战争

甲午战事纪

池 仲 佑

中日构衅，由来久矣。溯厥肇祸，实自朝鲜。朝鲜，中国之藩属也。而日本岛国，孤悬东海，于朝鲜为近，思蚕食之。明万历二十年，日本将军秀吉陷朝鲜，明师战败于平壤。厥后朝鲜迄无宁岁。中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未之能定也。迨万历二十六年，秀吉死，而日兵遁，朝鲜始平。清同治十二年〈癸酉〉，日本与朝鲜相齟齬，日本遣使问中国，中国外交官答以朝鲜国政我国素不与闻。十三年，日本商民航海到台湾，遭生番戕害，日本不问中国，即以兵临台境。中国船政大臣沈葆楨渡台巡视，筹武备，据理以争，日人理屈，如约退兵。然犹要索恤款，占据琉球。光绪二年〈丙子〉正月，日本与朝鲜立约云：日本与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为自主国者等。约中竟不涉及中国。八年七月又立约于济物浦，有日本于公使馆置护兵若干，备警事之语。虽当日外交官一言之失，有以启之。然亦中国素于属邦不能保护之、规划之，徒事羁縻，致强邻之窥伺也。

于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拟豫防东患添练海军。都御史张佩纶亦抗疏言之，朝廷不省，当轴昧于大局，且请以兴造海军之款，移修颐和园，因循坐误在战事前者，七载有奇。日本乃崛起图强，乘机挑衅，练兵备舰，不遗余力，以窥中国。光绪十年〈甲申〉，朝鲜乱党串同日本起事，我军平之，互有死伤。日使竹添进一郎，焚使署，率乱党遁。事后，朝鲜与日本行成，订约五条：〈一、朝鲜修国书于日本，表明谢意；二、恤给日本遭难商民遣族及受伤者，并赔偿货物之被掠夺者银十一万元；三、杀害礪林太尉之凶手，察获重办；四、日使馆择新基建筑，由朝鲜拨银二万元充费；五、护卫日使馆兵弁营舍修盖之费，朝鲜任之〉，旋与中国订约三条〈一、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二、中日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三、朝鲜若有兵变，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是役也，日使实预乱谋，而要挟行成。复肆所欲，藉端贪索，令人发指，其气焰强横，蔑视中国，侵陵朝鲜，大势已成，駸駸乎不可复制矣。

嗣后，朝鲜守旧党日益滋蔓，复称为东学党。光绪二十年〈甲午〉三月间，其党魁崔时亨，自号伟丈夫，倡乱于全罗道之古阜，聚众五、六万，戕杀地方官，抢掠粮米，军械，以招讨使名称，欲诛诸外戚执政大臣。政府遣使洪启勋，统兵入百名，借我“靖远”兵舰，率朝鲜之“苍龙”、“汉阳”二舰，载往忠清道以剿之。前大总统袁世凯时为驻韩商务总办，遣武官徐邦杰往视。朝鲜政府兵屡挫，尚庆道尚陷于贼。先后驰报北洋。是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正在大阅海军回津，即奉廷旨，先遣精兵四千，分载“海晏”、“海定”、“图南”、

“拱北”四商轮，迳往朝鲜。又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往统陆军；海军提督丁汝昌统铁舰继之。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正值告假回国。闻警即乘战舰到韩，迳入汉城。其政府借邮船会轮船十艘，以供转运。时则东学党已距汉城不远，韩王惊骇，暂避于商务署。由政府拨兵护卫。并分守各城门，稽察行人。

五月五日，韩军剿东学党，败之。进攻金州，东学党踞城以抗。中国官军大至，始退至海滨，死守金堤，以为负固。日本以甲申乱后，曾以中国约，均不驻兵于朝鲜，若不得已而遣兵，须先彼此知会。遂执以为借口。水师提督伊东佑亨率军舰至。越日，又调到水师三队。公使大鸟则挈巡捕，并派兵五十，携炮入城。又派兵屯于仁川、汉城间之高山，轮流了望。初九日，日商轮船载兵一千五百人、马二十匹至仁川，旋赴汉城。十三日又到兵舰二艘，兵三千余人。海口兵舰则有“松岛”、“吉野”、“大和”、“武藏”、“高雄”、“千代田”、“筑紫”计七艘，及“赤城”、“乌海”二炮舰，及递信船“八重山”。又有商轮船五艘驻泊。布置均按西法，整备开战。大鸟居汉阳，强请韩王向中国谢绝藩称，为自主之国。并迫令辞去中国通商交涉员，暨进剿乱党之军，韩王不许。英、俄、德、法、意五国，分电驻中日之各公使，敦劝勿伤睦谊，中国允之，日本不从。

六月，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十营，进义州，分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时“镇远”铁舰适到仁川。李鸿章令召各舰同回威海，合大队以为备。二十日“济远”奉令率“威远”、“广乙”二船，护送“爱仁”、“飞鲸”等船装兵赴牙山，并往

大同江一带巡弋。二十一、二等日，均到牙山；“济远”管带方伯谦，督派各舰小轮船装运拖带驳船，将兵勇、军装、马匹、大米等件连夜起卸上岸。二十三日黎明，“济远”率“广乙”鱼贯出口，约同御敌。将出汉江，望见日船三艘：一“吉野”，一“浪速”，一不知名，旋转取势而来。遂令“广乙”备战。日舰驶近约一万码，其督船陡发号炮一声，三舰亦并发炮向“济远”轰击。“济远”亦将前后大炮及左右哈乞开司炮逐捣日之旗舰。忽有日弹中“济远”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裂而死，方伯谦与并立，脑浆溅及其衣。续弹继至，二副柯建章洞胸，学生黄承勋断臂，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鹄均中弹阵亡。弁兵死者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前炮台积尸已满。方伯谦屹立望台，连发四十余炮，辄击中日舰“浪速”。“浪速”已倾侧，行甚缓。倏见西南烟起，知为中国所雇“高升”商轮船载兵而来，“操江”兵船护之同行。日本即分船赶往截击“高升”，沉之。“操江”船小，并为所掳。是时“操江”升旗求援，而“济远”船业已受伤，无力应援。乃乘间迁移积尸，修缮前后炮台，再谋攻敌。其前台已伤，后台尚能转动。旋见日本二舰复到，俄而旗舰“吉野”亦来，相距约三千余码。方伯谦令船前转，猝发后炮，中之。歼其提督及员、弁二十七人。水勇死者枕籍。再发中其船首，火起水进，船身渐侧，急转舵而遁。“济远”亦以舵机受损，转动不灵，追之不及。“广乙”船小，自料不敌，先避去，搁浅焚毁于十八岛。“高升”者，英国怡和公司之商船也。载华军九百五十人，德员汉纳根率之赴朝。被击后，汉纳根入海遇救。翌日，法国“利安门”兵船过之，从其桅顶及漂流舢板中，救

出兵勇四十二人，舵工、升火三人，尚有凫水登海岛者。汉纳根函告停泊仁川之德国“伊力达斯”兵船驶赴，载回兵勇一百十二人，水手、升火八人；又商诸英国“播布斯”兵船，再往载回弁勇八十七人，均送至烟台，分起回营。计法、德、英三国兵船先后救回二百五十二人。李鸿章以各西员急难仗义，电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驻京各国公使致谢。又奏奖各船官弁，给予宝星荣典有差。先，“济远”之未行也，本议三舰后轮后，即遣大队战舰接应。乃丁汝昌电告行期，并称遇倭必战。李鸿章以廷议恋和，不欲先开衅，复电缓行。是日如有大队策应，日舰必受大创矣。然“济远”能战，日人犹图绘于报纸以为警备云。

七月之初，丁汝昌率全军舰队赴海洋岛一带游弋。留“超勇”等舰在刘公岛防守。日人于初十日，率队向威海攻击，知有备而退。丁汝昌旋率队回威海筹防，又以威海南邦炮台最居形势胜，倘为敌所据，则海军必歼。商诸统领总兵刘超佩，议拔收炮钥，以杜后患。刘超佩不肯，力争之，则为蜚语中伤丁汝昌。是用廷旨有“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难胜统领之任。严谕李鸿章另选统带复奏”之语。李鸿章复陈：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

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设法添购亦不济急。唯不必定与拼击。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谓竞竞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迭着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借资历练。及创办海军，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若另调人员，于海军机轮理法全未娴习，情形又生，更虎儆事贻误，臣所不敢出也。

八月十三日，李鸿章派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五轮船，载运总兵刘盛休铭军八营，自大沽出口以巡海。船六艘，雷艇四艘，护之赴大东沟。十七日至大连湾，又以铁甲战舰等偕行。午后同到大东沟，“镇中”、“镇南”两船、雷艇四艘，护兵入口，“平远”、“广丙”两船在口外下锚；“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

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十艘，距口外十二海里下碇。是晚进口之兵连夜登岸。

十八日午初，遥见西南黑烟丛起，知是日船。即令各舰起锚迎敌，列两翼阵式而前。“定”、“镇”两舰在前为领队之首。各舰以次分列左右。日本舰“吉野”、“松岛”、“桥立”、“严岛”、“秋津洲”、“浪速”、“扶桑”、“高千穗”、“赤城”、“比睿”、“清田”，及别有商船改制者曰“西京丸”计十二艘，以双鱼贯阵迎头而来。相距渐近，互相开炮轰击，日队船快炮利，子弹纷集。我军左一雷艇亦到。未正，“平远”、“广丙”二船、“福龙”雷艇继至。“定远”猛发右炮攻日大队，各舰并发左炮攻日尾队之三舰，弹中“扶桑”。其三舰即时离开。旋复回队，两军弹火纷飞，我军船之速率、炮之射远，均逊于日军。弹出稍缓，渐觉失势、忽日军全队驶向东北，占上风而立阵。将阵化为太极形。华军阵势被冲，“致”、“经”、“济”三舰划出圈外，两面受击。“致远”骤受重伤，管带邓世昌正欲冲锋陷敌，乃猝为敌雷所中，转舵入队，随即沉没。邓世昌及大副陈金揆以次全舰员勇暨西员余锡尔等二百五十人均阵亡。俄而“超勇”、“扬威”两舰中弹发火，全舰焚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浮沉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各员兵随船焚溺。“经远”先随“致远”驶出，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遥见一日舰已受伤少侧，鼓轮进之，欲击使沉，乃猝为敌舰所环攻，船身碎裂。林永升中弹脑裂，全船员勇，大副陈策、李连芬，二副韩锦、陈京莹，枪炮教习陈恩照等二百七十人俱殉焉。日人甚畏“定”、“镇”两舰，恒避其锋，而发炮尤注意于两舰。“定远”为旗

舰，统领丁汝昌驻焉，立望台指挥，首发巨炮攻敌，而炮在望台之下，掀望台，丁汝昌翻身坠，眩晕垂绝，面部受伤，足亦为铁器所损，不能行。水勇扶之下舱，而敌弹忽至，扶者遂碎为糜，又一弹中桅，桅折。桅盘了望攻敌者史筹箴等七人随楼下坠。英员载乐尔督开炮，以洪声震耳鼓而聋。德员哈卜们，英员尼格路士、阿璧成，均在船助战甚力，哈卜们受伤下舱，尼格路士急至船首竭力救火，飞弹适来，遂及于难。丁汝昌既受伤，管驾刘步蟾，副管驾李鼎新代司督战，指挥进退，变换旋转。使敌炮不能取准。枪炮官沈寿坤、徐振鹏督战甚勇敢，发炮击伤“松岛”督船及“松岛”左侧一船，白烟冒起。“定远”舰死者官弁、水勇等计十七人。“镇远”中炮甚伙，管带林泰曾、副管带杨用霖、枪炮官曹嘉祥及助战之美员马吉芬等，开炮极灵捷，杨用霖、曹嘉祥尤能鼓勇董弁兵等以恪从命令，故日弹到船火势奔窜，而施救得力，随处灭息。放出六寸口径之开花弹百有四十八颗，小炮之弹业已垂尽，舱面械具被弹冲扫一空。三副池兆琇^琇，立于桅顶，测量敌队，弹穿其胸而颠，血肉飞坠。大副何品璋，立于其次桅盘，流血被其全身，仍力督战，不为动。船上员兵，死者计十五人。“来远”受炮累百，船尾发火，烈焰飞腾，延及小弹子舱，枪弹四射，机舱为浓烟所蒙。各管轮受熏头目俱眩。三管轮张斌元复身舱底避烟，以调度办事，闻令钟响，强起，手扞左右针，捩机进退。帮带大副张哲^哲、枪炮官谢葆璋，策励兵士救火渐息，复得归队，员兵等死者计十余人。“靖远”随军酣战，中弹数十处，前后三次火起，幸力救扑灭，死者弁二人，兵三人；旋见督船桅折后无旗宣令变阵，为敌所乘，

全军罔知所措，帮带大副刘冠雄曰：“此而不从权发令，全军复矣！”急请管带叶祖圭悬旗，董率余舰变阵，绕击日舰；并号召港内诸船艇，出口助战。时日船已受伤不少，及见我队散而复整，且惧有雷艇暗袭，即向东南飞驶而去，华舰跟追十数里，时已向暮，日舰驶甚速，转瞬不见。于是收队，驶回旅顺。

“济远”以中弹甚多，炮身不能旋转，舰首大炮，以发子弹过多，炮盘溶（熔）坏；通语管均被击破；二副杨建洛、学生王宗墀死之，水勇等死者七人，伤者十余人，不堪再战，先回旅顺。“广甲”被日军圈出阵外，势已孤单，驶至大连湾三山岛，触于丛石。是役华军将士在舰阵歿者九十余人，与船俱沉者共六百余人。据探，日人自言，炮弹击中“定远”者，几二千颗，皆不能穿其铁甲。日舰一中华弹，辄受损。“扶桑”、“清田”二舰均中开花弹，幸未炸时先穿船而出。“松岛”受一开花弹，适坠于弹堆，各弹随之炸飞，四出激射，立时伤毙百十有一人，其船若废。提督伊东急以“八重山”弥其缺，而改乘“桥立”为旗舰。“比睿”、“赤城”两艘，亦中弹甚酷。是日，官员兵勇死者一百五十四人，伤者军官二十六人，未弁及兵三百八十一人，不知下落之弁兵四十人。

是战胜负之分，决于舰炮之灵钝。未战之先，“定”、“镇”两舰曾请购配克鹿卜十生快炮十二尊，以备制敌。部议以孝钦太后六十祝嘏用款多，力不逮而未果。论者惜之。而战时子弹巨细，多与炮径不符，则为天津军械所之所误也。天津军械所有老书手者，为日军间谍，以情输日。“高升”被击，实彼通信于日，故日军得其准时。舰队赴领子弹，所发口径

不符者，运至舰，觉之已晚，临阵不应手，所以败也。

战之明日，李鸿章先将接仗情形电奏。奉廷旨：各将士苦战出力，著李鸿章酌保数员，以作士气。李鸿章又奏称：大东沟一战，我以十舰当倭十二舰，倭人船炮俱快。我军备力迎击，互有损伤。既已，我船或沉或焚，或因伤修理，或驶追敌船，仅余“定”、“镇”两铁舰，与倭相持至三时之久，倭炮四面环攻，我军誓死抵御，卒能以寡抵众，转败为功。运送铭军八营，得以乘间登陆，不致被截，保全实多。尊旨酌保刘步蟾、林泰曾、杨用霖、李鼎新、吴应科、曹嘉祥、徐振鹏、沈寿坤、沈叔龄、高承锡等十员，丁汝昌交部从优议叙。又奏称：海军交战，与陆军不同。一船之间，弹雨纷集船上；紧要处所，尤为敌炮所聚攻。各将士以血肉之躯，舍命争持，死事情形最为惨酷。大东沟一役，自午至酉，血战数时之久，固为环球各国所罕闻。即牙山之战，倭人首先开炮，我军“济远”大副沈寿昌，坚守炮位，竭力还攻，及中炮阵亡，则柯建章继之又阵亡，则黄承勋又继之以殉。争趋死地，奋不顾身，卒能击退敌船，保全战舰。功殊奇伟，志尤可嘉。“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大副陈金揆，争先猛进，死事最烈。请将邓世昌、林永升照提督例，陈金揆照总兵例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攻阵击毁敌船，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且以官阶较崇，拟请予谥。“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力战捐躯。同堪悯恻，请以参将例；并两战阵亡员弁沈寿昌、柯建章、黄承勋，请照游击例；杨建洛，徐希颜、池兆璘、蔡馨书，请照都司例；孙景仁、史寿箴、

王宗墀、张炳福、何汝宾、郭耀忠，请照守备例；汤文经、王兰芬，请照千总例；张金盛、王锡山，请照把总例；均从优议恤。唯以方伯谦先回旅顺，奏请明正其罪。又奏奖助战之德员汉纳根、哈卜们，英员阿璧成，美员马吉芬，晋其官阶，锡以宝星。而请恤阵亡之弁尼格路士、余锡尔，给予三年薪俸。

海军余船驶回旅顺后，所有中弹损坏者，赶即修理，以备再战。旅顺炮台，向归船坞总办候补道龚照^珩管理。丁汝昌与龚照^珩等诸营员议，谓旅顺险要，实为海军剿穴。必得生力军坚守后路，以抵日军，而后炮台可保；炮台可保，而后舰队进战退守之机，乃有所据。应请陆营住扎后路，预备拒敌。龚照^珩等相顾骇愕，莫敢发言。丁汝昌再议自守后路，请龚照^珩等督守炮台，亦游移未决。于是丁汝昌告龚照^珩，吾与若死守旅顺，不分畛域亦可。嗣闻龚照^珩与陆军统领程允和会饮，席次不知所之。丁汝昌以情电告李鸿章，知旅顺不可恃也。

十月间，闻日军行将到旅，政府招令各舰驶回威海，进口时水涸，雷标漂出范围。“镇远”舰因避标，致触暗礁。底板裂缝二丈有余，水进甚急。设法堵塞，漏止乃得浮动，驶进港。管带林泰曾，忧愤填膺，服毒自尽。李鸿章奏称：“左翼总兵管带‘镇远’铁舰林泰曾，频年巡历重洋，驾驶操练，均极勤奋。日前大鹿岛一役，苦战多时，坚忍不拔。方冀从此历练，可成海军将才。乃因所管铁舰被伤，引义轻生。知耻之勇，良可悯惜，‘镇远’管带，即以副管带杨用霖代理之。”是月，日军占据旅顺，遂全力以窥威海。威海北岸之炮台，曰北山嘴，曰祭祀台，曰黄泥岩；南岸之炮台，曰龙庙嘴，曰

鹿角嘴，曰赵北嘴。属统领绥巩军候补道戴宗骞所部。而龙庙、鹿角、赵北三台，归总兵刘超佩分管。刘公岛东有炮台一座，岛之西北有地阱炮台一座；岛西之黄岛，上有炮台一座；岛南日岛，上有地阱炮台一座；属统领护军副将张文宣所部。岛之东、西两口，均布水雷。而东口更以横木为栏，浮布水雷之后。至于后路，则东、西岸均可通内地，一时守备，本难周至。

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以三兵舰进犯登州，华军全力注意于西北。日本即以重兵，直趋荣城（威海）湾。二十五日，遂由落凤港登岸。荣城（威海）旋报失守。荣城既失，日兵可拊威海炮台之背矣。二十八日，日舰运兵至宁海，图登岸。提督吴金彪率兵御之而退。旋运兵于距威百里之成山登陆。时丁汝昌商诸戴宗骞预埋棉药于南岸各炮台之下，以备敌得炮台时，自先燃毁，免留资敌，而戴宗骞不允。又拟将龙庙嘴、鹿角嘴两台卸去炮钥，戴宗骞亦不以为然，且遂密电北洋大臣，谓丁通敌，因被严谴。遂派雷艇装敢死队在台前严备以待。

旋有日将伊东佑亨，致书于丁汝昌。谓以友谊忠告，际此国运之穷，即委一身，岂足报国。不如以全军船舰权降，暂游日本，以待他日归国，宣即报恩等语。并引法国前总统未古晒恒，土耳其国晒司未恒拔香故事为劝。丁汝昌不为动，将其书缄上李鸿章。

二十一年（乙未）元旦，日军由南岸东水陆并进，直迫威海之西。我陆军先期已退，唯“靖远”并两炮舰及雷艇，驶近南邦迎击，又调海军炮兵六百人，随后策应，日兵始退。初